

王纪刚

纪刚散文杂文集

王纪刚 著

我喜爱读杂
卖了不少，也
我写作较多
报》复刊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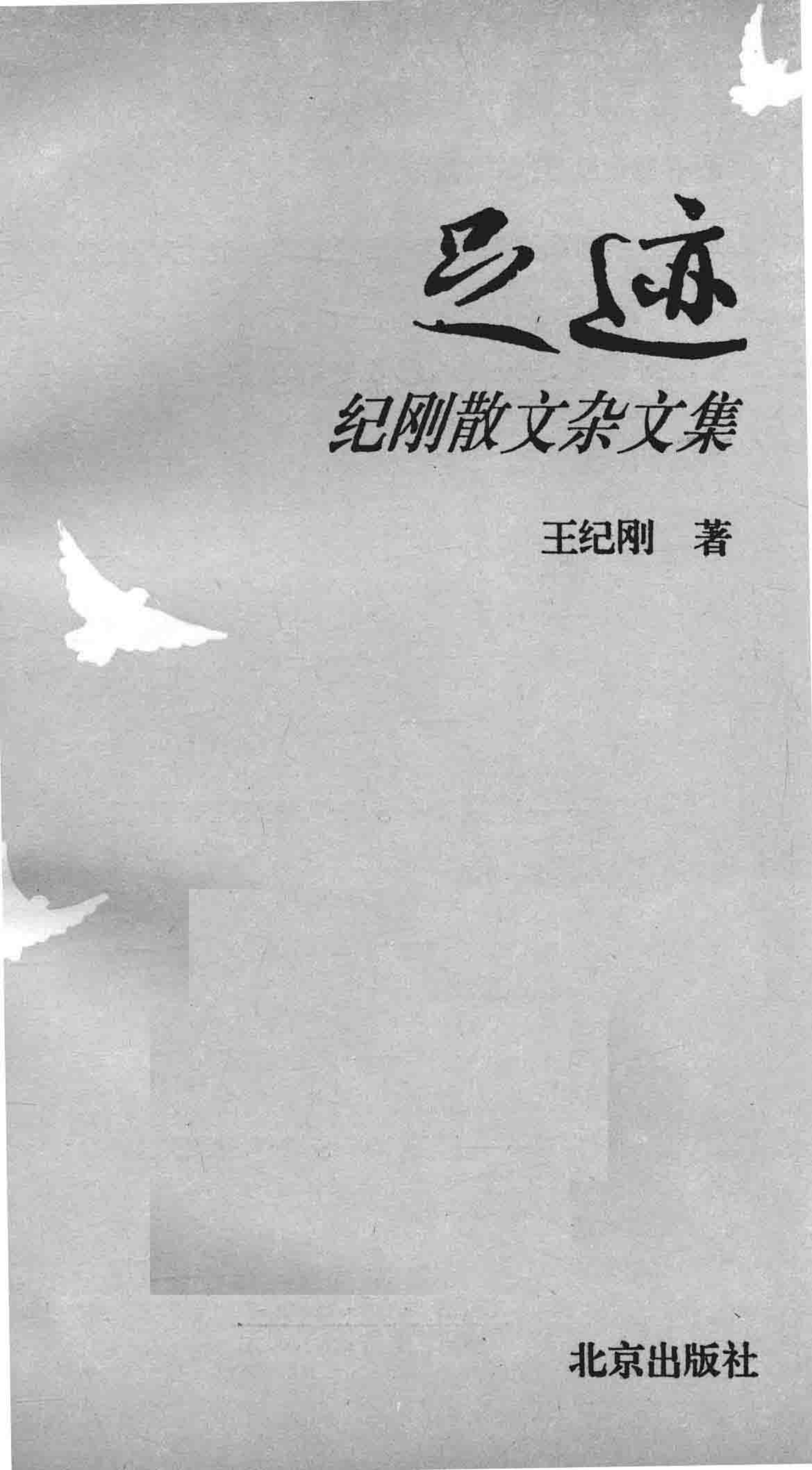
《北京晚报》的《王
纪刚》。我曾以对清

三代)的研究为
身患脑血栓后，
代的散文和有关

我自幼酷爱
些老艺术家接触
作期间，深感报社
振兴、发展尽力
地。我和解放后



北京出版社



足迹

纪刚散文杂文集

王纪刚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足迹：纪刚散文杂文选/王纪刚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ISBN 7-200-03160-7

I.足… II.王…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1465号

足迹

——纪刚散文杂文集

ZU JI

——JIGANG SANWENZAWENJI

王纪刚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新源印刷厂印刷

*

960毫米×787毫米 32开本7.5印张 132000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200-03160-7

I·456 定价：10.00元

作者生平

纪刚生于1926年8月17日（阴历七月初十）。原名王永厚，曾用名吴天。笔名苏行、非旻、冯春、吴春、余剑、艾炎。满族镶蓝旗人。曾祖父王万禄曾为郑王府总管，后家道中落。

纪刚于北师大附小（今宏庙小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于北京志成中学（今三十五中）和北京三中。高中二年级经甘英、王若君同志介绍到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城工部。后分配到华北联大政治班学习。1945年入党后，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北平做地下工作，受张文松、张青季同志领导，1946年2月至1947年2月先后在国民党系统的《北平纪事报》、《北平纪事报画刊》、《平明日报》当记者，同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写了一些调查研究材料，后于1948年8月19日返回河北沧县泊镇城工部工作。北平解放前夕返回北平，先后在北平市委研究室、《北平解放报》、《人民日报》北平版、《北京日报》当记者，为《北京日报》第一届编委、总编室副主任。1958年调任《北京晚报》总编室副主任。1980年《北京晚报》复刊后任总编辑，并任《北京日报》副总编辑。

1983年调北京出版社为副总编辑。1988年评为编审。因为纪刚为发展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1993年10月国务院决定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88年离休。

目 录

自 序.....	(1)
党的新苗.....	(4)
有形的魅力.....	(9)
鲁迅如果今天还活着.....	(13)
张君秋和他的儿女们	(17)
芝兰君子性	(22)
心领神会 尽入戏中	
——访京剧青年演员马长礼	(27)
青春寄语	
——年轻的朋友,农村在热情欢迎你!	
.....	(31)
岗上月夜	(36)
岗上	(39)
忆儿时	(42)
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	(47)
康熙的座右铭	(50)
展翅云天	(53)
小包拯、小苏三和小姚刚.....	(56)
马老师	(59)

乾隆的自谴	(62)
康熙的僵化	(65)
雍正要上报谷价行情	(68)
京剧舞台上的光绪和珍妃	(71)
雍正的吏治	(75)
我要为青年们歌唱	
——访青年男高音演员吴国松	(77)
听马长礼的杨派《失空斩》	(81)
跳动的画	(85)
删繁去杂 玉盘托珠	
——记朱秉谦改编《汉宫惊魂》	(87)
北方昆曲三小生	(90)
张云溪和他的学生	(93)
张春孝和叶少兰谈小生	(96)
马派艺术与京剧的今天(三)	
——音乐、服装一台新	(100)
满族文化有待研究	(104)
枝枝红杏出墙来	(106)
乾隆六下江南辨	(109)
九华山访僧	(111)
游密云白龙潭	(113)
卓有功勋的多尔袞	(116)
清新典雅 含蓄隽永	
——喜看京剧《柳荫记》	(118)
发扬梅氏艺术体系	(120)
再谈发展梅派艺术体系	(122)

喝彩和“吊嗓子”.....	(124)
喜听言腔《白帝城》.....	(126)
白头人唱儿时歌.....	(128)
在李鸣盛、王金璐家中做客	(131)
期末拿全优来见我.....	(134)
我的老校友.....	(136)
文武全才叶金援.....	(138)
康熙与洪升.....	(140)
忆关鸿基.....	(142)
期盼校庆日.....	(144)
向京剧演员进一言.....	(146)
人才是压出来的.....	(149)
国画老师单少唐.....	(152)
同窗病友.....	(154)
我的同学周志宁.....	(156)
我在《平明日报》当记者.....	(158)
北平解放前夕访叶盛章.....	(166)
开拓戏目路子宽.....	(171)
阜平忆旧.....	(173)
萧长华先生印象.....	(175)
怀念沫沙同志.....	(177)
思念挚友.....	(180)
百乐盛友会.....	(182)
我同伊剡.....	(184)
同王玉蓉一席谈.....	(186)
腥爹.....	(188)

忆儿时同窗·····	(190)
《海燕》引我向革命·····	(192)
我和《晶莹》壁报·····	(194)
树菜大爹·····	(196)
王增茂和王玉声·····	(198)
冷落的西单菜市场·····	(201)
难忘秋夜听清歌	
——记助学音乐晚会第一日·····	(204)
私立松坡图书馆在夹缝中度穷日子! ·····	(208)
估衣业今昔	
——北平工商业调查之一·····	(212)
梨园行的例年盛会	
——松柏庵《九皇会》巡礼·····	(219)
歌唱的人	
——记马老师·····	(225)
寂寞中的音响——鞭炮·····	(229)

自序

我喜爱读杂文、散文，尤其喜读鲁迅杂文。一生读了不少，也写过一些。

我写作较多的时期是在1980年《北京晚报》复刊以后。当时在廖沫沙同志的支持下，《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开辟了《百家言》专栏。我曾以对清朝初期历史（主要是康、雍、乾三代）的研究为基础，写了一些杂文。1985年身患脑血栓后，又写了一些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散文和有关京剧的散文。

我自幼酷爱京剧，做记者后，常和京剧界一些老艺术家接触或访问他们。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深感报纸为新媒体，应该为京剧的振兴、发展尽力，为京剧的新人的成长提供园地。我和解放后

党培养起来的京剧新秀，当年北京戏校第一期学生张学津、李玉芙、孙毓敏等时常过从，加之晚报的文艺戏曲报道比较多，我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开始写他们这一代青年演员。1980年12月，在中国戏曲学院已故老院长史若虚的支持下，《北京晚报》曾主办了九场《四郎探母》的演出，并作了相应的报道，当时参加演出的都是戏曲学院十八九岁的在校生，这次演出被视为三中全会后北京京剧舞台的盛事，我参与其事，并写了一些文章。光阴荏苒，时过十几年，当年的小演员不少早已脱颖而出，成为当今京剧舞台上的主要演员。抚今追昔，使人倍感欣慰。

我从参加革命后，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直没有离开过新闻记者工作，我很喜欢这一工作。新闻工作政治性、时间性非常强，需要奋不顾身、夜以继日地工作。我就是这样坚持几十年，将身心献给报社，希望报纸办得好，受人民喜爱；当然，办报同时，只要有所感触，就动笔写写，歌颂新社会，歌颂新人新事。现我已年过古稀又患病在身，我的一些老朋友、亲属劝我将历年写的作品搜集编印成册。我的作品成败姑且不论，但是，它是我血汗的结晶，它蕴藏着我的坎坷和辛酸，也记载着我的追求和欢乐。终归是我走过来的历史足迹。在我暮年之时，出版这些历史陈迹，如果对党对人民还有些用处，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自知读书不多，功底又不深，可能有些文章

是滥竽充数吧。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北京出版社的领导和不少朋友为此书的出版给予了支持和帮助，谨致谢忱。

纪刚

1996年5月

党的新苗

这是我来到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采访的第四天。厂里下班过后，我正往图书馆走，忽然迎面两只手把我拦住了。我和这个行色匆匆的小伙子刚打了个照面，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几乎没有来得及措词：

“告诉你，我找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谈了，那天座谈讨论的事，是我想错了。我们准备好好进行思想工作，帮助那个技术员进步，都是革命同志嘛。”这一长串劈头而来，又不分逗点、句点的话，当时真把我给弄愣了。他不容分说，表情是那么激动，话头真难打断。

“我错了。不能单纯地把那个技术员算做‘社会以外的人’，这种做法不对。他违反劳动纪律受

到了处分，是可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改掉毛病的，不能就说是不堪救药了。光是不理他，是万万不对的。我也和团支委们交换了意见，青年团组织也准备耐心地帮助他认识和改正错误……”

“哦，原来是这样。那天座谈讨论，不少人都说得很对……”这时，我已知道所谈事情的底细，紧接着插了半句。

“是说得对。作为一个党员，像我，就应当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周围群众进步。社会每天都在前进，人也是这样，只要他革命，就应当帮助他。我们准备了解他为什么老是迟到，工作磨磨蹭蹭，不接受意见，要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才近四十岁光景，正是当年哪，正是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为什么他总是无精打采……为什么哪？我们没有去了解人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光是不理人家，可真是不对。”前三天，这个小伙子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阴云满面，今天这一副表情真好像是雨过天晴，豁然开朗。他生怕我不了解他思想的变化，一口气竟说了这么多。

“嗯，我和你一样想法，要具体了解，具体帮助才好。”我临时找不出更恰当的词儿来，只这样回答了一句。

“好，我有信心。”我再仔细地端详他的脸，他那圆溜溜的眼睛，闪着坚定的光彩。说完，他匆匆赶着上文化课去了。我久久地望着这个细长的背影，直到它消失在远远的地方。

这个青年名叫王静，是这个厂试验科的工人，专门试验落棉。他来厂刚刚两年，入党才一年多。

今年“五一”劳动节刚过，我去采访这个厂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八十多位代表无拘无束地对党的工作、对行政领导工作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意见。大会上有个青年站起来发言。他对领导上培养干部工作做得不好、领导干部不深入群众、对工人生活福利漠不关心等等问题提出了批评。谈得中肯，举出不少具体的实例。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青年叫王静。会后，我和他攀谈过。

“你才十九岁啊。”

“是啊。干的工作太少了，你看……”他把贴在工作人员证上的照片指给我看。两年前的照片，还是一身农村装束，他瘦小单薄，光着头，满脸孩童气。如果再背上个粪筐子，可真不容易辨认出来他就是眼前的王静了。

“不像你啊。怎么，你是从农村来的？”

“是党的教育，使我今天懂得这么多，工作这样带劲，使我长大了。是党的教育，这点必须肯定。”这一字一句，说得也真是肯定。王静在河北良乡念完高小，就在地里干活，起早睡晚，干得很带劲。他看得很清楚，工人和农民有着这样亲密的手足关系：农村要机械化、电气化，要靠工人；农民们要好布，要好的日用品，要靠工人。他早就有心思到工厂去。当国棉一厂开始招工的时候，他就去报

考了。王静背着行李，带着团的关系进了国棉一厂。

当他刚到试验部门时，谁对这个瘦弱的毛孩子都感到不好安排。王静有些灰心，可是一想，只要一辈子听党的话，忠心耿耿地工作，铁砂是完全可以炼成钢的。他把内心的话都向支部书记谈了。

他说他有恒心，珠算打不好，学；技术名词记不清，可以学；试验原理一时弄不懂，也完全可以学。他希望党帮助他。

学无止境。他平常总爱谈起保尔·柯察金，他把这个苏联的青年英雄人物刻苦学习的精神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这两天，我到粗纱车间去，这个曾经被人们形容成“小鬼头”的青年，正弯着健壮的身躯，测量梳棉机的转速呢。他大人般地认真记录着，多么端正的字啊。嗨，还有一颗红光闪闪的“青年突击手”奖章佩在胸前哩，原来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已经有二十个月被选为先进生产者了。

一天，我碰到跟他住同屋、做同样工作的好朋友范为本。他告诉我：王静，别看他岁数小，要求自己真严格，到念书的时候就念书，到打球的时候就打球。他现在担任团支部书记，最近有不少青工算盘打得不快，常出错，他就组织大家搞珠算竞赛，起了不小的作用。我问起那个技术员的情况，范为本说有转变，大家的态度也有了转变，都更加关心和帮助他了。范为本正在努力争取入团，王静正在帮助他检查思想，帮助他学习呢。范为本说：“我从

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我遇到另外一些人，他们都有这样的看法：王静是个好同志。

在国棉一厂，像这样忠于党的事业、年轻的新党员是很不少的，王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都在忠诚地执行着自己的誓言——如很多人在入党志愿书上所写的一句话：我愿将终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这个厂刚刚成立三年，在党的队伍里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丛丛的新苗。

对这些党的新苗，我们应当珍视他们，加强培育他们，使这些新苗开出鲜艳的花、结出丰硕的果来。

（原载《北京日报》1956年7月10日）

有形的魅力

一帧照片像一幅画，它在我的视线四周放大开来。

晨雾如纱，原野乍醒，这是一个秋晨。一位年过半百、腰板一点不塌的老大娘独立画中，她手持长棍，正在敲打挂在村头树上的一口钟，钟声漫天彻野，像叫起“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的游击队员们，趁着好时光赶忙下地抢收抢种；也像唤醒正在酣睡的人们整装前进，去迎接新的战斗。这张照片景物简洁，黑白分明，宛似一张剪纸。画面虽似平静，而在它的背后，却好像铺展着一个万马奔腾的火热场面。

十六七年前，我在晋察冀边区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虽然正值严冬，看完后全身顿觉火辣辣